

多恩诗歌中的失语女性

胡小玲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摘要:在多恩的诗歌中,说话者或者处于话语主体地位的往往是男性,而女性通常是说话者的意识客体,或者是被动的、沉默的说话对象。多恩对不忠、叛逆的女性表现出厌恶与贬斥,女性自我辩护与反抗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甚至在对忠贞、神圣女性的赞美声中,也无法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多恩所刻画的形象丰富多彩而又矛盾重重的女性,实则是诗人对当时社会性别定势的一种回应,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男权意识。

关键词:多恩;失语女性;男权

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1-0067-04

17世纪英国玄学派鼻祖约翰·多恩的爱情诗最能代表其诗歌艺术成就,他的55首《歌与十四行诗》和20首《哀歌》都以爱情为主题。在爱情世界中,女性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因此,在多恩的这些爱情诗中,女性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且一直是批评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多恩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复杂多变,甚至是矛盾对立的,有的忠贞,有的善变;有的神圣,有的世俗;有的传统,有的现代。^{[1](P101)}然而,正是这些矛盾对立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多恩诗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仔细品读多恩爱情诗中的女性,发现不论她们是忠贞还是善变,是顺从还是叛逆,是女神化还是凡俗化,大部分都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沉默的状态,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男权意识。

多恩生活在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和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社会变革时期。虽然人文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了女性接受教育的大胆设想,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女性放在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去考虑,女性处于边缘化,也免不了作为二等公民参与教育活动。^[2]不可否认的是,人文主义教育使得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实惠,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有所变化,但是社会主流仍然是以男权为中心。男性完全处于主导地位,而女性只是被男性认同的对象,没有话语权。男权对女性的界定仍然是温柔、顺从、谦卑、贞

洁和缄默。^{[3](P20)}赛义德在他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到,文本的物质性和自足性是十分可疑的,文本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文本存在于世界而具有世界性,同样,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换句话说,作家无法摆脱他的时代,他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中,他们既在塑造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所塑造。多恩自然也无法脱离他的时代,多恩在爱情诗中刻画了形象丰富多彩而又矛盾重重的女性,而这些女性恰恰反映了诗人对当时社会性别定势的一种回应。

在多恩的爱情诗中,说话者或者处于话语主体地位的往往是男性,而女性通常是说话者的意识客体,或者是被动的、沉默的说话对象。《歌:去,去抓住一颗陨星》描写了两位男性的对话,谈论世间难得寻见一位忠贞而貌美的女子,而女性只是作为男性说话者的意识而存在。

男性说话者开篇以命令的口吻要求男性听话者去完成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去,去抓住一颗陨星,/让人形草也怀孕胚胎,/告诉我,过去的岁月哪里去找寻,/是谁把魔鬼的脚劈开,/教教我如何听美人鱼歌唱,/或如何躲开嫉妒的刺伤,/去弄清什么风/能将老实人提升。”^{[1](P94)}在诗歌第二节中,男性

收稿日期:2017-12-01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SC16WY013)

作者简介:胡小玲(1984-),女,四川泸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说话者假设,即便男性听话者具有奇特视力,能看透无形的事物,能够寻觅到一件件奇闻轶事,但是就像不可能完成那七件事情一样,在人世间不可能找到一位“既忠贞又美丽”的女子。很明显,男性说话者首先通过罗列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做铺垫,紧接着又运用有限时间“一万个夜与日”来表述无限的时间,极富夸张地表达出远游世界直到头发雪白,也无法寻到所觅之人。天下无奇不有,然而最怪之事竟是:天地之大,却根本找不到一位“既忠贞又美丽”的女子。假如男性听话者找到了,出于好奇心,男性说话者要求对方告知他。但是男性说话者又迟疑了,觉得这样的女子是寻觅不到的,因为“假如初遇时她还有真情,/忠贞到你把情书写成,/她却已还没等我送过去/就将两三个人抛弃”^[1](P95)]。

在两位男性的对话中,男性说话者在整个话语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苦口婆心地劝诫男性听话者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追寻那不可能存在的忠贞的女子。当然,“既忠贞又美丽”的女子是所有男子的理想与追求,这样的追寻之旅称得上是美妙而甜蜜的“朝圣”。可是,这样的“朝圣”注定是一无所获的。通读全诗,男性说话者尽其所能夸大了女性的善变,达到对女性的彻底否定。可以看出,男性说话者对女性的不忠、善变表现出满腔的怒气,充满了对女性的愤恨。同时,男性说话者的愤怒将女性的声音彻底淹没。整首诗中,两位男性针对女性的忠贞问题而展开对话。女性的忠贞似乎只是男性谈论的话题,只有男性,才有权力去评判他们制定的价值标准,这似乎与女性本身毫无瓜葛,她们没有发言权。全诗实质上就是男权社会中男性针对他们的所属物的品质所发出的一种单方面的论调,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的单向书写。

如果说《歌:去,去抓住一颗陨星》中女性是说话者的意识客体,是一种存在的缺席,连发言的机会都不存在,被直接剥夺了话语权,那么,在《女人的忠贞》中,女性是一个沉默的说话对象,是一种话语缺失的在场。说话者(男性)声称“你”(女性)的忠贞只能维持一天,说话者完全掌控了整个对话的话语权,没有给予“你”一丝回答或者辩驳的机会。

在诗歌开始,男性说话者对已经爱了自己整整一天的“你”表现出一种担忧和怀疑,他十分担心“你”只能维持一天的忠贞,心中甚是忐忑不安,有诸多的猜想和疑虑,于是向“你”一连提出了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层层逼近,由浅入深。说话者首先提出,在“你”离去时,“你”会说些什么?随后,他猜想,

“你”或许会编造谎言来为自己的背叛开脱;“你”或许会宣称,时过境迁,“你”“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你”“我”,以此否定“我们”的爱情;“你”或许会说,“我们”的爱情誓言是在爱神震怒时所立下的,是可作废的;“你”或许会说,“我们”的恋爱契约只有在被死亡破除之前才是有效的。说话者从个人、神圣的爱神、时间的终结——死亡的角度,步步深入,猜想“你”将如何为自己的不忠编造谎言。最后,说话者猜测,“你”早已决意变卦,根本就谈不上忠贞,满口谎言,毫无真诚可言。

说话者的六个问题可以说是说话者的六种猜想,或许也道出一些实情。面对说话者的步步逼近,说话对象“你”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或辩驳,一直保持沉默。那么,说话对象“你”究竟是怎样一个女性?是否就如说话者所猜想的那样善变,并为自己的不忠寻求诸多说辞?整首诗通过男性的话语来表现女性的不忠,但是女性说话对象却丧失了话语权。表面上,全诗书写着女性的谎言与不忠,实则是男性说话者的一场诡辩,是男性说话者作为社会主导者、权力话语中心者对与他所认同的传统女性标准相背离的女性的一种不满与贬斥。说话者强烈的男权意识在诗歌结尾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面对不忠的“你”,“我能够,只要我愿意,/反抗,且征服这些遁词”。对于女性说话对象的背叛,说话者表面上表现出男人的大度,一种超然的洒脱,实际上却耿耿于怀。“反抗”“征服”两个词语,暗示了男性说话者对女性说话对象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望。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权意识之下,好女人的标准是具有贞洁、忠诚、沉默和顺从的德行。^[2]女人应该对丈夫绝对忠诚,如有不忠,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社会所谴责与排斥。《女人的忠贞》中,说话者对于女子的不忠只是表现出一种假意的大度;而在《幽魂》中,说话者则对不忠的女子实施报复。

《幽魂》描写了一位被心爱女子抛弃的男子化作厉鬼前来威吓、报复的故事,给人一种离奇和惊异感。诗人在诗歌的第一行就直呼“你”为“女凶手”,显然,诗人采用对话的形式来展开“你”“我”不寻常的故事。虽然是一场离奇的对话,但是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不管说话者对女性听话者如何侮辱与斥责,女性听话者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一个沉默的“他者”。男性说话者开篇就斥责女子是“女凶手”,接着又侮辱她是“伪装的处女”。在17世纪,贞洁是对女性的一个重要要求,女性必须以处女之身进入婚姻的殿

堂。^{[4](P37)}男性说话者称女子是“伪装的处女”,无疑是对这位女子的最致命的诋毁与侮辱,但是女子对此竟保持缄默。是默认,还是另有隐情?读者只听到了“受害者”的控诉,却听不到当事人的供认或辩护。说话者的幽魂跟着女子来到了她的床前,发现女子的委身者对她早已倦怠,女子“又摇又掐”,想获得更多的爱,却备受冷落,“簌簌发抖”,落得“比我更像鬼”的下场。至此,说话者已用了“女凶手”“伪装的处女”“鬼”来斥责背叛他的女性。男性说话者对于不忠的女子的恐吓、谴责,实际上是他对那些与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不相符的女性的一种批判。对于不忠的女子,男性说话者是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维护者,态度十分强硬,绝不容许女子去挑战男人,体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原本前来恐吓的男性说话者见女子遭受冷落,便不愿去恫吓女子,因为他想让女子在“痛苦之中悔恨”,不愿她因受到恫吓而“永葆纯真”。可以说,这是对不忠女子的最大的折磨,也是最严厉的惩戒。

不论是《歌:去,去抓住一颗陨星》中对不忠女子满腔的愤怒,《女人的忠贞》中对不忠女子不满的态度,还是《幽魂》中对不忠女子的恐吓与报复,都是对女人的不忠的一种谴责与批判,是男权社会对挑战其价值标准行为的一种否定与压制。多恩诗歌中的所谓“不忠”“善变”的女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出了传统道德观的牢笼。多恩诗歌表达的对不忠的、善变的女子的批判,实则是男权社会对追求性自由的女性的批判。而这种批评恰是男权社会自我恐惧的表现,畏惧男权社会所建构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一整套道德理论被撼动,甚至崩溃、解体。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不仅十分看重女性的贞洁,同样也要求男性保持贞洁。多恩年轻时行为放荡,为此,他的岳父强烈反对他和安·莫尔的婚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却允许有更多的性自由。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人们把男性的忠贞看得不如女性的忠贞那么重要。在《无分别的人》中,说话男子可以随便爱各种各样的女子,不管她是“白皙”还是“黑褐”,是“丰腴”还是“娇弱”,是“性喜孤独”还是“交游广阔”,是“乡下出身”还是“城里养成”,是爱哭还是从不哭泣。正如《爱的高利贷》中所写,男性说话者可以“纵情恣意”,“从乡间的青青芳草,到宫廷的蜜饯甜食,/或城市的精致小菜,任人们非议”。^{[5](P14)}这里的“芳草”“蜜饯甜食”“精致小菜”,指的是不同风格的女性——村姑、宫廷贵妇、城市主妇。说话男子可以随意去往任何一个

女性听话者那里“辛苦劳作”,但是任何女子却别妄想用自己的真心“捆绑”住男子,别妄想将男子变成自己“永久的奴隶”。对于说话男子来说,对爱情不忠是理所当然,就连爱神维纳斯也被请来为其辩护作证,而忠诚专一则是一种奴役。然而,女性若对爱情不忠,则是十恶不赦;忠诚专一,则是理所当然。显然,诗歌反映了男权社会对男子不忠的放任与诡辩。女性为何就必须做到贞洁、忠诚?正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所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6](P23)}女性要遵循男尊女卑,维护贞洁,坚持忠诚,这无疑是在男性所界定的所谓的标准中“形成”的。多恩在他的诗歌中明显体现了男权社会对不忠女子的愤怒、敌意、不满、威吓与谴责,充分揭示了诗人强烈的男权意识。

多恩在诗歌中对不忠、不顺从的女性表现出厌恶与贬斥,女性自我辩护与反抗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然而,即使是在对女性的赞美声中,也无法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

在《别离辞:节哀》中,多恩通过对话的形式来歌颂爱情的专一,赞美女性的忠贞。更为确切地说,这首诗是多恩对其妻子安·莫尔的忠贞的赞美。在诗歌的前六节,男性说话者均以“我们”的口吻来书写真心相爱的恋人不会惧怕短暂的离别,因为距离对他们来说,只会将爱情延展。在诗歌的最后三节,男性说话者将“我们”转换成了“你”“我”。在对话过程中,“我们”的口吻让听话者感到欣慰、亲切,减缓了恋人之间别离的痛苦,似乎在告诉听话者,“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整体。最后,男性说话者将人称进行转换,“你”“我”的口吻让听话者更加坚信他们的爱情能够经受住别离,因为“你”——听话者就是“我”的中心。在圆规比喻中,说话者将听话者“你”视为他的中心,没有听话者的坚定,他就无法远游,无法画出完美的圆,也无法回到起始之处。圆规意象无疑是对听话者的忠贞、坚定的写照,表达了男性说话者对忠贞爱人的赞美。然而,在对女性听话对象的肯定声中,虽然男性说话者以他的忠贞作为给予女性的最大的回报,但是他并没有给予女性应有的平等的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圆规意象中,为何男性说话者将女性听话者看作是定脚,而男性说话者却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另一脚?为何不是男性的忠贞坚定了女性的忠贞?笔者认为,圆规比喻还暗示了男性说话者的

一种传统女性意识。传统女性的活动范围主要被限定在住宅、本地社区等具有家庭和神圣特征的私人空间之中,而男性则具有旅店、街道、广场等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女性的私人空间也正是女性被期望活动的空间。很自然,女性也被期望在家里忠贞不渝地等待远游的丈夫。远游的丈夫的忠贞即是对忠贞女子的回报。

可以看出,虽然多恩的不少诗歌是在赞美女性的忠贞,但是他并没有从正面书写女性的忠贞,也没有给予女性话语权来表达她们的忠贞,只是从男性忠贞的回报这一侧面推断出女性的忠贞。显然,这些赞美女性忠贞的诗歌仍然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始终处于边缘,是一个“他者”的形象。

多恩的诗歌除了从男性话语中心的角度对忠贞女性进行赞美,还按照男性的审美理想对女性进行了神化。在《空气与天使》一诗中,男性说话者将女性听话者比作天使。在诗歌一开始,男性说话者就用“一团无形的火焰”来形容他的恋人。接着又写道:“每当我来到你所在的地点,/我总是看见某种可爱而荣耀的虚无”,^{[5](P29)}暗示出女子的神圣性。男性说话者认为,爱情应该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单纯的精神恋爱是无法存活的。因此,他让爱情依附在女性说话对象的“嘴唇、眼睛和眉宇”。然而,女性说话对象的“每根头发对于爱情来说都太多”,使得爱情的“轻舟超载了”。爱情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爱情是“既不能居于虚无,也不能居于极端而散发着光辉的东西”。诗歌结尾处,男性说话者将女人的爱情比作空气,男人的爱情比作天使。这似乎是对女性的天使地位的降格,实则不然。原本无形无质的天使要向世人显形,需要用空气给自己制造出人形。经院玄学认为,空气是最纯净的物质,但不具有精神的纯粹性,而天使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7](P13)}那么,女人既是天使,而天使又穿着空气的外衣,她的爱情也就具有了空气的纯净性,也同样具有天使的纯粹性。男人则是从一个凡俗的、低微的地位向上,爱一位天使,因此,男人的爱情也就具有天使的纯粹性。^{[8](P62~74)}男性说话者最后强调,“你的爱情也可以做我的爱情的天体”。每个天体都居住着一位天使,并由这位天使掌管着天体。^{[7](P14)}那么,男性说话者的爱情与女性说话对象的爱情就如同天使与天体,如此,两者相结合,成为完整的星辰,这体现出男性说话者对女子的依恋。男性说话者表面上对女性的天使地位进行了降格,实际上是进一步对女性形

象予以神化。

很明显,多恩诗歌中的女性已经被理想化,甚至被视为高高在上的女神。女性被男性诗人塑造成了纯洁的、完美的理想女性或者天使形象。然而,男性对女性的神圣化只是一种虚构。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和家庭占据了女性的全部生活。社会将她们界定在女儿、妻子、母亲的范畴,可以说,婚姻和家庭就是她们的最终归宿。一旦女性想要跨越这条界限,就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与压力。在诗歌中,女性只是男性美化的对象,这些被美化的女性仍旧是沉默的、被动的,没有平等的话语权。男性诗人在诗歌中也只是将对女性的美化用作装饰而已,以此衬托出男性对她们界的界定。她们的神化形象实际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一种寄托,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也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边缘化。

多恩爱情诗中的女性要么忠贞、神圣,要么善变、凡俗,但是这些对立的女性形象都是不真实的,隐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歪曲与压抑。对女性的理想化与神化,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自我或自我愿望的回避,是男性审美或道德价值的寄托;对女性的贬斥,则是男性对跨越了他们所界定的界限的女性的厌恶与恐惧。不论是被赞美还是被贬斥,这些女性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表达她们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她们只是保持沉默的、任凭男性发表高谈阔论的“他者”。

参考文献:

- [1]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 [2]杨金才.从人文主义教育看英国文艺复兴女性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
- [3]Hull,Suzanne W.Chaste,Silent & Obedient:English Books for Women (1475-1640)[M].San Marino,California:Huntington Library,1982.
- [4]Corns,Thomas 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Poetry:Donne to Marvel[M].Cambridge:CUP,1993.
- [5](英)约翰·但恩.艳情诗与神学诗[M].傅浩,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 [6](法)西蒙·波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7]Donne,John. John Donne's Poetry[M].Arthur L Clements(ed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 Inc.,1966.
- [8]Gardner,Helen.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